

我 是 农 民

仓生／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仓生／著

农民是我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农民 / 仓生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
2008.7

ISBN 978-7-80623-987-2

I. 我… II. 仓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6123 号

我是农民

作 者: 仓 生

责任编辑: 张丽侠

特约策划: 唐朝晖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

特约编辑: 古 雪

装帧设计: 门乃婷

出版发行: 河南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

邮政编码: 450011

本社网址: www.hnwybs.cn

印 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190 千字
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23-987-2

定 价: 26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1

我父亲读了三年汉书。

我母亲只六岁，就当了唐家的童养媳。

我父亲与母亲的一生，与我伯父的一生关系密切。

伯父一世单身，做了一世的长工，挑担子的劲最大，抬轿挑担，忙一世也是个光棍。伯父六十多岁时，我父亲把我二哥唐定生过继给他做儿子，从此以后他有了儿孙。他是一世英豪，还是一世弱儒，是一世欢乐，还是一世忧愁，谁也说不清。说他英豪吧，他却非常软弱，谁都可以欺负他，一世做工讨吃，叫爷爷喊奶奶给别人端茶倒水挑担抬轿。别人喊他做事像唤狗一样，东喊东去、西喊西去，软弱得像只羊羔。说他软弱吧，他力大过人，又学了一点武艺，虽说不是高手，但上下几十里在乡村有名。他还与石柱塘的张九少爷交过手，打个不相上下。这张九少爷在长沙参加过擂台比武，在湘乡和邻近几个县，无人敢与他交手。有个叫谢保成的，骄

横自大,经常欺负别人。四十多人没有一个人打得赢他。这年秋天,在双江口修铁路,其中有我伯伯和谢保成。这天,大家拖稻草盖砖,我伯父已经拖了三转,可是谢保成还没出来。我伯父发火了,对谢保成说,谢保成,我已经拖了三转稻草了,怎么你还不出来,要是以后分起钱来,你会少个铜板都不行。这下惹怒了谢保成,他骂道:你这狗娘养的,别人都没有说我,就是你管起我来了,你怕是骨头发胀。他一边骂一边冲向我伯父。来时急,防时快,我伯父把稻草一甩,右手往左冲回转,左脚往右回左,来了个剪手,把谢保成剪倒在地,顺手按住,谢保成无力反抗。当时来了很多人看热闹,这一架当时远近闻名。

他一世从不喝酒,因为我祖父喝酒,搞得家里一贫如洗,七姊妹没有一个进过学堂门。祖母为了生计,把个十七岁的女儿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。有时祖父酒喝多了还要打人。一次酒喝多了,把七岁的伯父绑在梯子上,放到塘里浸,幸有祖母,急忙喊救命,被陈石匠救起,才免除一死。有时没钱买酒,祖父就向别人借钱,写了不知多少欠条在别人手里。伯父的哥哥,我的大伯父,为了把欠条讨回来,免得息上加息、利上生利,在别人家里做了三年长工才讨回一些。一个姓周的家里有很多欠条,大伯父准备再到周家去做长工,却突然得了心气痛病,只两天就死了。临死前他拿住二伯父的手,说,老弟,我不行了,今后全家的担子,就落到你身上了。今后,后人一定要戒酒,谁喝酒,谁就不能姓唐。家里再穷,后人一定要读点书,五伢子(我父亲)一定让他读多点书,说完就气绝身亡。他临死前给后人定了三戒:口戒酒、手戒赌、身戒嫖。当时全家哭成一堆,祖母急得昏倒了。醒来后,祖母成了精神病。伯父决定终身不娶,永不喝酒。他日忙夜做,送我父亲读书,又给父亲找了个童养媳(我母亲)。

七年后,疯疯癫癫的祖母去世,伯父安埋大伯父的账还没还清,又要安埋祖母。五年后我第三个伯父又重病身亡,伯父接着安埋他的弟弟(我

的三伯父)。家里欠的账越来越多,本来很穷的家庭,这时穷得更严重,每天吃上餐无下餐,无法生活下去。

外祖父把我母亲接了回去,当时母亲已经十四岁了。其实外祖父家里也很困难,交不起租谷了,全家十一口人要吃。我大舅在华容县打工写信回来,要外公带着全家到华容去做荒田和渍水田。外公于是领着全家去洞庭湖边种荒田去了,母亲也去了。

全家在路上走了九天,好不容易到了光付垸,在东家借了两担谷子,全家挖蓼根挖湖藕,外公和几个舅舅开荒种大麦小麦、蚕豆豌豆等春季作物。到第二年春末夏初,吃不了的杂粮用麦子秆扎绑了九间大茅屋。这年没有涨渍水,秋天又是粮食满仓,只一年,外祖父家就成了粮食富翁。这年又在湘乡娶了三个媳妇,不到三年又添了三个孙子。真是人也发,财也添。粮食堆成山,棉花黄豆芝麻及各种杂粮,不计其数。

我母亲已有十八岁了,外公写了封信,要父亲赶快来完婚。父亲接到信后就赶到了光付垸,到外公家里分做二十亩田。民国七年(1918)正月初九,我大哥出世了,紧接着相继三个姐姐和二哥、三哥出世了。民国十七年(1928),天花麻豆流行,一连死了两个姐姐和三哥,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。

当时到处死小孩,都死于天花麻豆。父亲赶紧把大哥、二哥和母亲送回老家湘乡。回到故乡一看,完全是一派凄凉情景:几间茅屋到处漏水,老鼠看家,几件烂旧家具也被这些无聊之徒咬得稀烂。锅子和炉锅没被咬烂,但是由于伯父常不在家,长久没有煮饭菜,已经锈烂了。真是黑夜无灯明月照,白天没锁风关门。堂前草莽蛇开路,床上无帐蛛丝挡。

一场天花麻豆夺走三个小孩的生命,父母亲心里就像刀子在绞,回到故乡一无所有,今后的生活怎么过呢?听说父亲带着全家从华容回来,伯父急忙从圆山嘴赶到家里。一见到他十六岁的大侄儿和十四岁的小侄

儿，伯父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伯父和父亲已有十七年没有见面了。父亲一见哥已是白发苍苍，不禁两眼泪水长流，其实父亲也苍老多了。

兄弟间已有近二十年没有见过面了，兄有千言万语要对弟说，弟有万苦千难要对兄诉。兄有一言难尽辛酸苦，弟有万话难讲对兄言。千担黄连不为苦，万担甘草拌不甜。伯父满头白发，连眉毛都白了，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。不知有多少汗水和泪水，才把他的黑发洗成白发。

伯父说，没有什么招待你们，我已有一年多没有在家，白天到处打工，夜晚给别人家守鱼塘。父亲心里想，二哥已近古稀的人了，还外面打工，夜里守鱼塘。要是一些有钱人家，这样大的年纪怕都要人扶了。真是有钱三十说年老，无钱六十撇英雄。伯父一见两个侄儿和侄女侄媳妇（我大嫂当时只有十二岁，是带的童养媳），虽有说不尽的高兴，也有想不尽的忧虑。家里十装无九件，目前吃的住的和用具都是个大问题。伯父急，父亲更急。

为了解决燃眉之急，父亲要伯父到近处买点竹尾巴和三百根竹子。父亲和两个哥哥，把屋上的旧烂稻草全部耙下来，换上新稻草，在自己山上砍了些树，又搭了两间新茅屋。住宿问题基本解决了。又采回了六担谷，锅子炉锅都买回来，把全家安下来了。嗣后父亲和大哥又返回华容，把十三岁的二哥留在家里读书，并且把他过继给伯父做儿子，从此二哥叫伯父做爸爸。把大哥给死去的大伯父做崽。父亲想是自己的八字不好，招不得崽，不然怎么会这次出天花麻豆就死了一儿两女。于是他又把未出生的我给了死去的三伯父。这样一来，三个伯父都有崽了，父亲反而没有崽。真是天下奇谈。全家安定以后，父亲想到我姑母家去一转，看看她的情况，没想到我姑母回来了，还带着孙子仲威。我姑母闻听父亲带着全家回来了，就急忙回娘家。一见我姑母，父亲非常兴奋，急忙叫了声细姐，可是姑母很不在乎，很少说话，一点不像以前的细姐那样热情活泼了。父

亲叹了口气说,糊涂的好,像她家这样的情况,清白不如糊涂。

原来,民国十六年(1927)湘乡搞农民协会,姑父杨树仁非常积极参加,并且当上了归德乡农协主席。好景不长,不到半年,农民协会垮了台(历史上叫大革命失败)。我姑父被国民党抓起了,当时关在肖家屋场,第二天就要押送到湘乡县。我伯父带了两条铁尺(当时的农村武器,其实就是不满三尺长的铁棒),当夜就赶到肖家屋场救人。我伯父冒着生命危险半夜三更打断两根窗户柱子,把我姑父放走了。刚走出肖家屋场半里路远,就听见哨兵们大喊,杨树仁跑了。这时灯笼火把到处寻找犯人,杨树仁早已无影无踪了。我伯父急忙转身回家。一到家门口,听有人在黑暗中喊二哥,原来姑父逃出肖家屋场后就赶到了伯父家里。他双膝跪在伯父面前,一定要伯父养活他全家,日后他若不死,定报重恩。伯父说,你到什么地方去呢?杨树仁流着泪说,我是江河中浮草随水走,高树上的落叶伴风行,不过走尽天涯也要找到党的组织。这时,远远传来狗叫声,灯笼火把到处在抓人。杨树仁喊了声,二哥,少陪。伯父说了一声,路上保重。从此杨树仁一去杳无音信,据说往江西找红军去了,他全家的担子从此就落在我伯父身上。

姑父全家八口人,被归德乡的乡公所乡丁赶走,不许在归德乡地界居住。伯父只好把他们全家接回娘家,三男三女,还有个媳妇,身怀有孕。为了这一家老小,伯父向别人下跪,才讨得三间茅屋,是看山的守山屋。住他的屋就要给他守山。我姑母答应守山,把这八口之家马马虎虎安定下来。八口之家,吃饭是最大的问题。伯父借的两担谷,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,还是吃稀粥。眼看灶里面不能出烟了,伯父心急如焚,姑母的大儿杨仁斌更是心如火燎:妻子临产期很近,前面火烧眉毛,后面百丈悬崖,真是死路一条。不过这世界上,没有爬不上的坡,没有渡不过的河,天高万里有瑶池,水深千丈有龙宫。古有董永卖身葬母,我何不卖身养活全家

呢？一个壮丁当时能卖十五担谷，十五担谷差不多能让家里吃一年光景。

他把十五担谷搬回来了，姑母还不知道，我表嫂也不知道。当知道他卖了壮丁，已经是鸡蛋煮了，无法挽回。全家哭烂一屋，我伯父也哭了起来。接兵的已经来了，他们像抓犯人一样，把杨仁斌抓去了。全家沉浸在悲痛之中。一个月过去无回信，两个月，三个月，四个月，半年，一年，一直无回信。又是杳无音信。姑母和表嫂白日里以泪洗面，夜静里以泪洗被。姑母是哭夫泪未尽，哭儿更伤心，望夫音信无，望儿眼成窟。

杨仁斌卖壮丁出去两个月后，表嫂生下杨仲威。姑母抱着孙子，心里非常喜欢。以喜带哀心更哀，抱着孙子想儿子，不知丈夫与儿子是死是活，只恨自己生不如死。这时家里的十五担卖壮丁的谷早已吃尽，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表嫂只好到长沙去做女工，维持全家人的生活。这时大育乡要五十个壮丁，我们村就要八个。姑母家里还有两个儿子，卖出去的壮丁又不能抵名额；为了躲壮丁，伯父把家搬到了圆山嘴，圆山嘴属归德乡管。然而，家里的生活实在无法维持下去了，二表哥杨仁武只好又卖身当了壮丁。这次卖了二十担谷，也是先斩后奏，把谷搬到家里，姑母还不知道。等到她知道，已经晚了，二表哥已经去了，又是一去无影无踪，杳无音信。我姑母天天盼，天天望，两只眼睛都哭瞎了，这时我姑母已成为一个痴呆子，反而不大着急了。

姑母家中的生活缓和了一些，相继把三个女儿做童养媳嫁出去了，小儿子仁南才十三岁就去华容做童长工，一家九口人只剩了杨仲威和他祖母。为了姑母一家，伯父耗费了他的青年壮年。

2

我父亲和大哥到华容去了,父子两人做 60 亩渍水田。还有三亩多旱土种了棉花。父亲每日要洗衣煮饭,起五更忙半夜,披星戴月,眼看着丰收在望。洞庭湖区,一望无际的稻田绿浪滚滚,人们沉浸在丰收的欢乐之中。禾穗已出齐了,不到二十天便可收割。一些人正忙着做收割前的准备。父亲和大哥正着急耨完棉花后,忙着收割早稻和中稻。棉花的长势非常喜人。正在这个时候,暴雨连连不断,湘、资、沅、澧,到处涨大水。洞庭湖一天涨得几尺水,父亲做的渍水田成了一片汪洋,眼看到手的稻谷成了鱼粮。紧接着大堤倒了,到处呼儿唤女,叫娘喊爹,洪水无情地狂腾翻浪,像魔鬼一样把儿童和老人、男人女人,吞进它的魔口,把一望无际的稻谷、棉花、芝麻、黄豆统统毁掉,还不消气,又是几个回转漩浪,把一些寒酸的茅棚草舍也全部掀翻。

父亲和大哥一年的辛勤劳动,也成了一片汪洋。大哥急得睡不好觉,

但是我父亲若无其事。他说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田里有收无收是农家之常，做渍水田本来就是赌宝，本来就是十年九不收。我们还走运气，你母亲她们都回去了，要是她们也在这里真不得了。这次倒埝子，有许多人家搞得家破人亡。父亲又说，不知你外婆外公家里搞成个什么样了，走，我们去找他们去。在大堤上找到了外婆家，几个舅舅正忙着装鱼网捕鱼，他们也正要找我父亲和大哥，准备退水以后一起去搞鱼。这次倒埝子，外公损失不大。因为外公划算好，湖里才开始涨水，外公就安排把猪牛赶到了大堤上，又用门扇页子和楼梯扎了一架木排，把所有家里的粮食都放在排上，把木排用长绳子拴在屋柱上。他家有两只划子，装了许多粮食，家里的用具全搬到了大堤上，真是水涨船高。这次又安排退水捕鱼，大搞冬季作物。请的两个长工，没有要他们回去，只等退水就要抢种秋荞麦，所以两个长工不会浮扁担（浮扁担就是长工一年的工资没有了，要你回去）。

大堤上成了人间地狱，到处是大便，各种腐烂的死老鼠、死蛇、臭鱼子，各种臭气难闻。白天苍蝇满天满地，夜晚蚊子无千可万，一些小孩被咬得一身稀烂，各种疾病和瘟疫到处流行。天天死人，尤其是小孩子死得特别多，哭儿哭女，到处一片惨叫声，使人听了心惊胆寒，肝碎心裂。一些人只好拖儿带女逃荒去了，这些人当初为了生存，逃来洞庭湖开荒种田，现在又逃向何方呢？还有一些人卖儿卖女，忍痛割心。人贩子趁势大发人财，只要女孩不要男孩，几斤米就可以换个小女孩，像抓牲畜一样丢到他的大船上，一片惨叫声。船上的小孩子哭爹喊娘，堤上的父母眼泪汪汪，望着生离死别的大船，消失在洞庭湖中。我外婆是个慈心人，总要瞒着家里的人，东家送点米，西家送点饭，不过真是蚂蚁搬土移泰山、精卫衔物填东海。

洞庭湖的水慢慢退下去，一些屋场地基也露出来了，屋里屋外到处

是淤泥,屋顶上也有淘沙泥,好像这个世界除了水,就是泥。这个泥巴世界真不好过,屋前屋后的树上也是泥,冲脚是泥,伸手是泥,尤其是晚上睡觉,无法上铺,只能放一桶水在床边,洗了脚再睡觉。晚上要小便的人更麻烦。几天后,泥巴干了。第一件事,就是修整房屋,把屋上的烂稻草捡一下,因为没有新稻草换,只能将就,还要等明年麦子秆出来,才能换掉这些烂稻草。这样的屋只能避阴,不能避雨,外面下小雨点,里面下大雨点,外面没有下雨了,而里面还在下。这些屋漏水滴到被帐衣服上,搞得被帐衣服就像现在的迷彩服。再就是修墙壁,把芦苇秆子缠上稻草做成芦苇秆排,再把芦苇秆排紧绑扎成墙壁,粉涂泥巴,就是屋的墙。这样的墙不怕大水冲洗,更不会倒塌,叫芦苇织壁墙。房屋修好以后,父亲就和四个舅舅架着划子(小船)捕鱼。每天能捕几百斤鱼。四个舅妈和外婆破鱼晒鱼。历来有句俗语:捕鱼喜,破鱼烦。腥气难闻,苍蝇撞面。我外公搞一些烂杂草生火烧烟,才把追腥的苍蝇熏走一些。

有些人家完全靠挖湖藕、挖蓼米根、扯藜蒿度日。小孩子严重缺少营养,有气无力。我外婆实在看不过意,瞒着四个媳妇拿一点儿米给几个有小孩的人家。其实外公家里的粮食也难接济。外公急着种秋荞麦,这秋荞麦不能种得过早,也不能种得过迟,早种七天不结籽,迟种七天霜冻死。要在白露后、秋风前种最好。蚕豆、豌豆也要种。父亲和大哥起早摸黑,忙着搞春季作物。种完蚕豆、豌豆,又急着种油菜、麦子。已是古历十月下旬,大哥担心种麦子快过时了。父亲说,不迟,只要本年生,不要本年升(长),太长升了反而不好,受不了冰冻。

蚕豆和豌豆十多亩,麦子、油菜也种了近十亩。由于倒了垵子,加厚了一层淤泥,这些淤泥非常肥沃,加上冬季很少冰冻,各种春季作物非常喜人。第二年春天又是多晴少雨,春季作物扬花期的好天气,清香迷人。豌豆花白里透紫红,像无数只美丽的蝴蝶,落满洞庭湖畔。绿色的麦浪,

无边无际，又是丰收在望。洞庭景色，是洞庭人血汗的结晶。人与洞庭，有离有合，含恨而别，含泪而合。

母亲全家五口人在湘乡，已无法生活下去，只好带着二哥又来洞庭，家里留下大嫂和姐姐、伯父。母亲带着 16 岁的二哥，从湘乡到宁乡过益阳走沅江，行程五百多里，到了离别两年之久的旧地光付垵。旧地生旧情，想起一儿两女死去的情景，母亲忍不住泪流喉咽哑，号啕大哭一场，父亲陪着流泪劝说了一回。外公、外婆和几个舅妈，都来问这问那。四个舅妈的娘家都在湘乡，外婆和外公也有不少亲人在湘乡，免不了有说不尽的话，问不尽的事。

第二天，母亲到自家地里一看，好像蚂蚁爬进糖缸里。蚕豆豌豆油菜大麦小麦等收割。本来母亲在路上走了几天，身体非常劳累，想好好休息一天，但此刻，她好比猎人见到兔子顾不得疲劳，渔翁见到王八顾不得网破。她每天起早摸黑，抢收春熟。这年春天真好，一连半个月没有下雨，蚕豆豌豆油菜大麦都收完了。再过几天还要收割小麦。收完小麦，忙着春耕插田，今年又多做了十亩田，都是渍水田。渍水田，租谷少，淤泥深，泥肥水足，怕涝不怕旱，越早越好。父亲说他看了通书，今年是二龙治水，是天旱年，所以多做了十亩田。这年他头碰石榴，撞了个金满斗。以后一连三年都是丰收年，这一下我家旺起来了。

有人三番五次做媒给我二哥，我母亲不同意，她想一定要找个家乡湘乡的女子，今后要是倒了垵子，回到湘乡也好有个落脚的地方。果然不出我母亲所料，这年不知为什么事，又得罪了洞庭王爷，正到禾苗怀苞扬花的时候，湖水冲堤倒垵，光付垵又泡成了一锅清汤。母亲肚子里正怀着，我，恨别洞庭湖回到湘乡。从此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了。

3

1934年古历二月二十,我不明不白来到这个世界上。第一次吃到的东西,是母亲的乳汁;第一次爱我的人,是母亲;第一个疼我的人也是母亲;我出生时母亲痛得九死一生,我心中的第一个伟人是母亲,她对我是无私供给。我四岁出麻子,到处有小孩死于麻疹。她生怕我死,跪在送子娘娘神位前,求告送子娘娘,把一切痛苦留给她,不能给孩子。她把我的生命看得比她的生命还重要得多。

母亲告诉我做人第一重要是要真诚老实。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碎了个碗。我赶紧把碎瓷片丢出去,装作若无其事。其实母亲看得一清二楚,故意怪姐姐打了碗。姐姐当然不会承认。母亲就问我,碗到底是谁打烂的?我一口咬定我没有打破碗。母亲发火说,打烂碗不要紧,以后小心就是。你不承认,就是不诚实。当时母亲要罚我跪,伯父作保,才免了跪。

那年我五岁。母亲送我到钱家冲读小学。老师姓刘,大约五十多岁,

对学生非常和气,当然有时候也很严格。他上课的时候对我们总是笑容满面,常常给我们讲故事。

他说,你们这些一年级学生都有六七岁了,最小的仓生也有五岁了。春秋时有个叫项橐的人只有四岁,他却把一个大文学家、政治家孔夫子说得哑口无言。孔子当时对项橐说大话,说他上识天文下识地理。项橐就问,您上识天文,天上有多少星星呢?孔子没有回答,因为孔子根本不知道天上有多少星星,不过他还是不服气。孔子又说,我下识地理。项橐又问,您下识地理,地下有多少人呢?孔子也答不上来,因为孔子实在不知道,又不好编造。孔子一贯主张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所以哑口无言。

同学们听了都笑起来。老师语重心长地说,一个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能说大话,大话是不容易说的。你们长大以后,千万不能说大话,没有把握的话不要说,要说真话,说老实话。你们现在年纪很小,一定要好好学习,要用苦功夫,像爬山一样,爬不上,还是要爬,要莫怕苦,莫怕累。表面上刘老师在给我们讲故事,实际上他在给我们讲课,他讲得深入浅出,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孩子也听得懂。

有一次,有个同学把尿撒在裤子里面。刘老师怕他受凉,亲自把那个同学的裤子烤干。他对学生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,同学非常喜欢他,但又非常怕他。只要他脸一拉,同学们都是鸦雀无声。他定的课堂规矩谁也不能违反。

听刘教师的课,是我一生中的童年好梦。但读完一年一期,我就没书读了,因为日本人打到了湘乡,逃难的难民都到我们这里来了。我母亲把喂的一头小猪和几只母鸡也杀掉了。每天都有城里和城边上的,后来还有泉塘乡和育段乡的难民向我们这里拥来。国民党的所谓游击队也到了这里,他们向老百姓要钱、要粮、要菜。我伯父是甲长、游击队副保长,被

他们逼得实在没办法，只好把他们带到各家各户，搞得到处鸡飞狗叫。一些难民也趁机到处抢柴抢菜，抢炉锅碗筷。游击队装扮成日本兵，到处奸掳抢杀，在早禾冲队干冲子塘里逼死五个妇女、两个小孩。甚至搞私人报复，把早禾冲队的周家兄弟四人打得死去活来。只要游击队的人和你有仇，就把你当做日本探子抓走，一顿毒打，把人打死是常事。

有人说，日本兵躲得脱，走得脱，国民党的游击队躲也躲不脱，走也走不脱。我们本地老百姓和难民一起有几千人，游击队有一个营。有一次湘乡县城来了三个日本兵到我们这里，这些游击队比老百姓还跑得快，被三个日本人吓得屁滚尿流。这些游击队，老百姓是恨透了。

日本投降以后这些游击队成了国民党的正规军，被调走了，难民也回去了，这里才算安静了一点，各个学校又开始上课。我被伯父送到德家山庄读汉书。伯父说读洋书没有用，要读汉书。其实我伯父一世没有进过学堂，也不知汉书好还是洋书好，他只是听别人说。

教汉书的这个老师叫张云升，只有二十多岁。

我第一天上的第一课是《上论》。子曰：学而时习之。我那时已经有七岁，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。老师解释给我听：“子”是“孔子”，“曰”是“说”。“子曰”，就是“孔子说”。孔子说，“学而时习之”，意思就是，学什么都一样，学是入门，入门以后就是习，学而不习等于没有学；习就是练、习练，也可以说是练习。我心里想，开始学写字时，把字写出来还可以，但是要把字写好就要靠常习常练，这是一样的道理。

在张老师那里读了半年老书以后，下半年，伯父把我送到安乡小学读七册（相当于现在小学四年级）。我是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，语文还可以，数学一窍不通。在安乡读了半年书，在德家山庄读了半年，钱家冲读了半年，一共是一年半书，我就想我这一生怕是与学校告了永别。

十岁上山砍柴时，我的手膀还没有茅镰把粗。父亲远在洞庭湖区做

渍水田，都被渍水淹了，颗粒无收。我每天只好和十六岁的杨仲威搭伴砍柴。当时，六十捆柴可换一斗谷。杨仲威一天砍得三十捆；我一天只能砍十五捆，要砍四天才一斗。我砍了一个冬天，才得了一斗谷子。这是我出生以来，第一次能够帮助家里解决一点口粮，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。这年过年，母亲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衣，也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穿上新衣。平时，总是穿我姐姐穿过的衣。我不想穿，怕别人说我穿妹子衣。要是热天我根本不穿衣，只穿条短裤子，天冷就没有办法了，只好穿姐姐的旧衣衫。母亲见我怕羞，给我做了一条土布围裙子，用锅底灰把它漆黑，锅底灰的黑布衣慢慢变成瓦灰色，由瓦灰色又慢慢变成银灰色。我最喜欢穿锅底灰衣，所以母亲这次给我做棉衣，又是用锅底灰漆黑的土布。

母亲每天要做菜、喂猪、煮饭，还要洗全家人的衣服。夜黑没钱买桐油，母亲就摸着黑纺棉花。全家十几口人的衣服全靠母亲和两个嫂嫂纺棉花织布做衣服，每年大小要做十几双鞋子。还要种一块很大的芋麻，把这些芋麻用手撕成头发一样的细丝，再把细丝做成纱线，最后织成夏布做帐子。母亲和两个嫂嫂，冬纺棉花，夏天破麻，每日不停劳作，还是衣不暖身饭不饱肚。我的那个土布棉衣，是母亲的血汗结晶。

父亲和两个哥哥，每年每月也是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夏顶正午日，冬穿五更霜，劳动了一年，最后洞庭湖成了一片汪洋，颗粒无收。头发花白、满脸皱纹，全身汗水湿透的父亲望着一片汪洋的洞庭湖发呆，但他是久经风霜的人，没有流泪，也没叹气，显得非常平静。他到处打捞浮尘，把这些浮尘晒干，在堤上扯藜蒿挖蓼米根。再把这些野草用擂钵擂碎，做成粑粑。父子三人就吃些这样的东西饱肚子，等着退水。

两个哥哥不愿和父亲在湖区等退水，因为没有房住。老屋被水冲走了，修新房屋又什么材料都没有。大哥他一定要走，到湖北合新垸陈春桥